

# 敦煌隋唐時期的維摩詰經變作品試析 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義

潘亮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 中文摘要

依據《維摩詰經》內容所創造出來的佛教石窟美術作品，現存以有西秦建弘元年（420）的甘肅永靖炳靈寺第169窟北壁的作品最早。儘管同為甘肅地區的敦煌莫高窟現存最早的維摩詰經變，是屬於隋代時期的作品，但莫高窟的作品一直延續發展至西夏。正由於敦煌的維摩詰經變作品持續時間長，且有一定的數量，方便我們觀察其開展的歷史脈絡，得以瞭解其所反映的文化意義。本文以敦煌石窟中隋唐時期的維摩詰經變作品為主要考察對象，配合敦煌遺書中的相關文獻資料，對其表現形式及其文化意涵再作一系統性地思考。

**關鍵詞：**敦煌、維摩詰經變

# An Analysis of Sui-Tang Vimalakirti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from Dunhuang and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PAN, Liang-w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earliest work of art based on the *Vimalakirti Sutra* in Chinese Buddhist cave-temples is located on the northern wall of Cave 169 of the Bingling Cave-temple, dated to the Western Qin period (420 CE). In the Mogao Cave-temples, which like the Bingling Cave-temple are located in the Gansu region, the earliest work of art featuring Vimalakirti is dated to the Sui dynasty, and this subject continued to be depicted until the Western Xia. The long continuity and the abundance of this subject in Dunhuang enable us to observe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of the *Vimalakirti Sutra* from the Sui-Tang period in Dunhuang, with an examination of related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offers a comprehensive reconsideration of their form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Dunhuang, *Vimalakirti Sutra* transformation tableau

## 一、前言

漢譯大乘佛教主要經典之一的《維摩詰經》，據歷代經錄記載先後共被譯出七次，現存三種版本，包括吳黃武二年至建興二年間（223-253）支謙譯的《佛說維摩詰經》、姚秦弘始八年（406）鳩摩羅什譯出的《維摩詰所說經》以及唐貞觀年間（627-649）玄奘翻譯的《說無垢稱經》。而依據其經典內容所創造出來的佛教石窟美術作品，現存以有西秦建弘元年（420）的甘肅永靖炳靈寺第169窟北壁的作品最早。儘管同為甘肅地區的敦煌莫高窟現存最早的維摩詰經變是屬於隋代時期的，但作品一直延續發展至西夏。正由於敦煌的維摩詰經變作品持續時間長，且有一定的數量，方便我們觀察其開展的歷史脈絡以及瞭解其所反映的文化意義。

## 二、研究成果概述

概觀維摩詰經變相關議題的研究史，秋山光夫的〈有關北魏像碑的維摩變相圖〉<sup>1</sup>是一篇較早的重要論述。該文主要考察收藏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維摩主輕車將軍平州錄事參事軍資蘭思遠造像碑〉上的維摩詰經變圖，依經文辨識出有〈問疾品〉、〈不思議品〉、〈觀眾生品〉、〈佛道品〉、〈入不二法門品〉、〈香積佛品〉的內容。雖觀察的作品與敦煌維摩詰經變無直接關係，但經典文本與實物作品比對的成果，奠定日後研究的重要基礎。

\* 收稿日期 2014.12.2，通過審稿日期 2015.5.24。

<sup>1</sup> 秋山光夫，〈北魏像碑の維摩變相圖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26-10，東京：吉川弘文館・考古學會，1936年，頁1-17。莊申的〈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上、下，考察對象仍以該作品為主。（見《大陸雜誌》17-8、17-9，1958年，頁14-16、頁20-24。）

與本文主題完全一致的研究，首推松本榮一於 1937 年提出的成果<sup>2</sup>。文中主要觀察初唐三窟（第 203、334、335 窟）、中唐一窟（第 237 窟）、晚唐一窟（第 138 窟）、五代五窟（第 6、61、98、108、146 窟）與三件斯坦因收藏品（S.P.57、S.P.31、S.P.76），提出這些作品共表現出《維摩詰經》講述的九品內容，包括〈佛國品〉、〈弟子品〉、〈問疾品〉、〈不思議品〉、〈觀眾生品〉、〈香積佛品〉、〈菩薩行品〉、〈見阿閦佛品〉、〈法供養品〉，概觀維摩經變在敦煌的發展輪廓。同時，提出各品圖像辨識的特徵，如〈佛國品〉有持寶蓋的人物、〈弟子品〉的阿難乞乳、〈不思議品〉為來自須彌相國的師子座、〈觀眾生品〉的天女與舍利弗、〈香積佛品〉的菩薩乞請眾香國的香飯、〈菩薩行品〉的維摩詰掌擎大眾的表現（手接大千）、〈見阿閦佛品〉的維摩詰斷取妙喜世界與〈法供養品〉的七寶供養。此外，列舉雲岡第 6 窟、北魏孝昌三年（527）與東魏武定元年（543）等作品，作為維摩詰經變圖像發展溯源的觀察，也檢視相關的歷史資料，奠定《維摩詰經》美術研究的重要基石。

1958 年藤枝晃發表〈維摩變的一場面—變相與變文關係〉<sup>3</sup>一文，主要關注於維摩詰經變中文殊菩薩前的漢服人士與維摩詰前的異族人群，其源流或與閻立本的〈西域圖〉、〈職貢圖〉有關，更提出應注意變文文本對圖像形成的影響。儘管文中對作品的分析，是以維摩詰經變的部分內容為主，但提出敦煌遺書中的變文與文物作品的關係，有助於我們提出為何經變中出現經文所沒有之內容的解釋，擴大我們觀察文本

<sup>2</sup> 松本榮一，〈第一章 第六節 維摩經變相〉，《燉煌畫の研究 圖像篇》，京都：同朋舍，1985 年復刻，頁 143-164（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 年）。

<sup>3</sup> 藤枝晃，〈維摩變の一場面—變相と變文の關係〉，《佛教藝術》34，1958 年 5 月，頁 87-95。

資料來源的視野。同作者於 1964 年發表〈維摩變系譜〉<sup>4</sup>，是以敦煌、江寧瓦棺寺與雲岡三區域的維摩詰像為檢視重點，其中敦煌作品的研究是以前文為基礎，對維摩詰像做更細緻的分析。

此外，金維諾〈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與〈敦煌晚期的《維摩變》〉<sup>5</sup>的成果，亦為本論文進行的重要根基。在〈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首先藉由《歷代名畫記》的資料，提出 364 年左右顧愷之「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到了南朝宋（420-478）袁倩完成的維摩詰經變「百有餘事，運事高妙，六法備呈，位置無差」的同時，一般壁畫上的維摩變的「還可能停留在單獨的肖像畫階段或簡單的表現間疾品的階段，現存石刻與壁畫也證實了這種情況」<sup>6</sup>，清楚地指出畫史上維摩詰形象與現存作品的時間差。同時，注意到敦煌莫高窟維摩詰經變的所在位置不同，影響了畫面的表現；逐一觀察不同時期畫面的差異（檢視的洞窟如附表所見），舉出雲岡石窟（如第 7、1、2 窟等）、龍門賓陽洞或北魏趙見禧等人造像碑等不同樣式，不見於敦煌早期的維摩詰經變中。在〈敦煌晚期的《維摩變》〉文中，主要以第 61 窟為觀察重點，檢視畫面表現與榜題的關係，提出除〈囑累品〉外，該窟維摩詰經變已圖繪《維摩詰經》十三品的內容。

<sup>4</sup> 藤枝晃，〈維摩變の系譜〉，《東方學報》36，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4 年 10 月，頁 287-303。

<sup>5</sup> 金維諾，〈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文物》2，1959 年，頁 3-8。（又見於〈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國美術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 年，頁 397-408；〈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國美術史論集》，台北：南天書局，1995 年，頁 384-388。）〈敦煌晚期的《維摩變》〉，《文物》4，1959 年，頁 54-60。（又見於〈敦煌晚期的維摩變〉，《中國美術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 年，頁 409-421。）

<sup>6</sup> 金維諾，〈壁畫維摩變的發展〉，頁 398-399。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之後，與本文研究議題最近似的是，賀世哲的〈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sup>7</sup>。文中首先以《世說新語》、《隋唐嘉話》、《歷代名畫記》、《魏書》、《北齊書》等資料，建構隋以前的維摩詰經信仰的社會發展面貌，列舉數件維摩詰經相關作品例，說明中原地區的樣式概況。再依時代序列，一一分析敦煌莫高窟的1. 隋、2. 唐代前期、3. 中唐、4. 晚唐五代宋、5. 西夏的作品，觀察《維摩詰經》十四品內容，在不同時代中出現在哪些洞窟中，並且檢視同一時代中各維摩詰經變表現的異同（參見附表），成為今日進行敦煌維摩詰經變研究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

此後，學者關注的焦點逐漸轉向對敦煌個別洞窟的鑽研，或專注維摩詰經變中的部分主題的研究。如馬化龍〈莫高窟二二〇窟《維摩詰經變》與長安畫風初探〉<sup>8</sup>、影山悅子〈有關敦煌莫高窟維摩詰經變相圖中的外國使節〉<sup>9</sup>、沙武田〈S. P. 76《維摩詰經變稿》試析——敦煌壁畫底稿研究之四〉<sup>10</sup>、王小盾〈從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詰經變看經變畫和

<sup>7</sup> 賀世哲，〈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試刊 2，1983 年 2 月，頁 62-87。（又見於〈敦煌莫高窟壁畫中の維摩詰經變〉，《東洋學術研究》24-1，1985 年 5 月，頁 101-153；〈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 敦煌石窟經變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8-67；〈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石窟論稿》，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4 年，頁 225-282。）相近的研究還有陳清香，〈敦煌壁畫中的維摩經變〉，《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頁 373-394。

<sup>8</sup> 馬化龍，〈莫高窟二二〇窟《維摩詰經變》與長安畫風初探〉，《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509-516。

<sup>9</sup> 影山悅子，〈敦煌莫高窟維摩詰經變相圖中の外國使節について〉，《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研究科論集》1，1998 年，頁 65-81。

<sup>10</sup> 沙武田，〈S. P. 76《維摩詰經變稿》試析——敦煌壁畫底稿研究之四〉，《敦煌研究》4，2000 年，頁 10-20。

講經文的體制》<sup>11</sup>、胡朝陽〈論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維摩詰情感的藝術表現〉<sup>12</sup>、曹喆〈唐代敦煌壁畫維摩詰經變中的官員服飾考證〉<sup>13</sup>、于向東〈敦煌維摩詰經變以窟門為中心的設計意匠——以莫高窟第 103 窟為例〉<sup>14</sup>、王中旭〈敦煌翟通窟《維摩變》之貞觀新樣研究〉<sup>15</sup>、鄒清泉〈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經變》新識〉<sup>16</sup>等等。時至現在，已獲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本文擬就諸學前輩奠定的基礎上，以敦煌石窟中隋唐時期的維摩詰經變作品為主要考察對象，同時梳理敦煌遺書中的相關文獻資料，對其表現形式及其文化意涵再作一系統性地思考。

### 三、維摩詰經變作品分析

維摩詰經變作品在莫高窟的現存狀況，依據《敦煌石窟內容總錄》<sup>17</sup>，可知隋代有 12 窟（第 206、262、276、277、314、380、417、419、420、423、425、433 窟）、初唐有 10 洞（第 68、203、220、242、

<sup>11</sup> 王小盾，〈從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詰經變看經變畫和講經文的體制〉，《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173-210。

<sup>12</sup> 胡朝陽，〈論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維摩詰情感的藝術表現〉，《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04 年，頁 73-76。

<sup>13</sup> 曹喆，〈唐代敦煌壁畫維摩詰經變中的官員服飾考證〉，《敦煌研究》1，2007 年，頁 45-49。

<sup>14</sup> 于向東，〈敦煌維摩詰經變以窟門為中心的設計意匠——以莫高窟第 103 窟為例〉，《敦煌學輯刊》3，2010 年，頁 133-141。

<sup>15</sup> 王中旭，〈敦煌翟通窟《維摩變》之貞觀新樣研究〉，《藝術史研究》14，2012 年 12 月，頁 369-397。

<sup>16</sup> 鄒清泉，〈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經變》新識〉，《美術學報》2，2013 年，頁 40-50。

<sup>17</sup>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322、332、334、335、341、342窟)、盛唐有3窟(第44、103、194窟)、中唐有9窟(第133、159、186、231、236、237、240、359、360窟)、晚唐有9窟(第9、12、18、85、138、139、141、150、156窟)。為便於觀察各時期維摩詰經變發展的異同，以下將依時代順序，逐一檢視畫面內容。

### (一) 隋代作品

在11個隋代洞窟中，第417、419、420、423、425洞緊鄰，以這組洞窟為中心，北邊最遠的是第380窟，附近有隋窟，但也有唐窟；南邊最遠的是第206窟，其附近多唐窟，應屬唐窟；第276與277窟相連；第433窟為北周第432窟的耳洞。依作品的所在位置分類有三，一是位於窟頂者，包括第433、425、423、262窟；二在西壁龕外南、北側者，有第417、420、419、380、314、276窟；三在北壁者，有第277窟。

第433窟的維摩詰經變位於後部平頂，中間三開間的大殿內畫彌勒上生經變，南側配殿內坐文殊，左右立二菩薩與諸聽法弟子；北側配殿坐維摩詰，周圍有諸弟子聞法(圖1)。窟頂前部西披有說法圖，東披有藥師經變。出現於此的維摩詰經變其意義，對當時人或許是與追求彌勒淨土或藥師淨土的淨土意義是一樣的。同第433窟表現維摩詰與文殊隔彌勒經變對坐的是，出現在第425窟前室頂西披上<sup>18</sup>。

同第433窟位於後部平頂的第423窟維摩詰經變，是將文殊與維摩詰繪製於七開間的殿堂內。諸聽法菩薩與弟子或立或跪於屋內，二天王守護於屋外。窟頂前部西披有彌勒上生經變。此外，同位於後部平頂的維摩詰經變是第262窟的作品<sup>19</sup>。中間畫阿修羅立於海中，雙手舉日、

<sup>18</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20。

<sup>19</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19，圖2。

月，表現「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下略）」<sup>20</sup> 的〈見阿閦佛品〉的內容。

第 417 窟的維摩詰經變是繪製在西壁龕外，南側為文殊菩薩，左右各一菩薩，座前五菩薩；北側是維摩詰，左右二侍者，座前五人物<sup>21</sup>。兩者坐於帳形建築物中。

第 419 窟西壁龕外北側有文殊菩薩坐於殿內，兩側有立菩薩或合十或持物，座前有一弟子跪坐持物供養。相對位置的維摩詰手持麈尾憑几坐於殿堂圍帳中，或坐或立的弟子圍繞於建築物內外。

第 420 窟西壁龕外北側有文殊菩薩坐於殿內，其身後聽法菩薩或立或跪於側，座前有一菩薩跪坐持物供養，殿外仍見跪坐持物供養之菩薩，殿外見一跪坐人物，建築物的下方出現有蓮花、鳥的寶池，用以象徵〈佛國品〉的淨土世界。相對位置的維摩詰憑几坐於殿堂內，周圍有諸聽法菩薩與弟子，殿外有四位面朝維摩詰雙手合十的跪坐弟子，最下方有蓮花、水鳥的寶池（圖 2、2-1、2-2）。賀世哲指出維摩詰右前方的兩位跪坐持物的菩薩，上方的菩薩好像雙手持鉢，可能表現〈香積佛品〉<sup>22</sup> 的「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sup>23</sup> 的化菩薩獻香飯。

第 380 窟西壁龕外南側繪有維摩詰經變中的文殊菩薩坐於殿堂內，兩側各有一立菩薩，殿外下方有五位跪坐面朝文殊的菩薩。龕外北側是

<sup>20</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5 中 18-20。

<sup>21</sup> 金維諾，〈壁畫維摩變的發展〉，頁 407。

<sup>22</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18。

<sup>23</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2 中 27-29。

維摩詰，兩側各一侍者，殿外下方有五位跪坐面朝維摩詰的弟子。

第 314 窟的維摩詰經變中的文殊菩薩繪製於西壁龕外南側，坐於殿堂內，兩側各有一立菩薩，南側菩薩的右下有兩排共五位的聽法弟子，文殊正下方前有一持香爐供養的跪坐弟子；同樣的菩薩、弟子佈局也見於相對位置的維摩詰作品中。與前述作品不同的是文殊下方六位與維摩詰下方的五位世俗人士，表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sup>24</sup> 象徵〈方便品〉內容。

雖同是位於西壁龕外兩側的形式，但第 276 窟的維摩詰經變不是侷限在西壁龕外的上方，而是整個龕外南側畫文殊菩薩，北側畫維摩詰，

表一：隋代有維摩詰經變洞窟中窟頂與各壁題材關係表

		433	425	423	262	417
前室頂	西披	—	維摩詰經變	—	—	—
	西披	說法圖	千佛	彌勒上生經變	說法圖	流水長者救魚故事
	南披		千佛			
	北披		千佛			
	東披	藥師經變	千佛	須達擎太子本生		薩埵太子本生 · 眇子本生
主室頂	後部平頂	文 · 彌勒經變 · 維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彌勒上生經變 · 藥師經變
	西壁龕外					維摩詰經變
	南壁	千佛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
	北壁	千佛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殘	千佛
	東壁南	千佛	千佛	千佛		
	東壁北	千佛	千佛	千佛		

<sup>24</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39 中 10-12。

省略方丈建築，以山石花樹為背景，沒有聽法的諸菩薩諸弟子，但突出表現兩位主角文殊與維摩詰的對談性格（圖 3、3-1）。

第 277 窟的維摩詰經變位於北壁的中央釋迦、多寶的兩側，文殊菩薩位於西側，其所佔北壁作畫篇幅約四分之一<sup>25</sup>，東側維摩詰已殘。考量位於第 276 窟隔壁，且維摩詰經變有從原本多繪製於窟頂的位置，發展到被繪製於西壁龕外兩側，至初唐出現在或南壁或北壁或東壁的趨勢，推測該窟維摩詰經變可能屬於隋代後期的作品。

為分析主題在洞窟位置的變化，依《敦煌石窟內容總錄》<sup>26</sup> 整理如表一所示。

419	420	380	314	276	277
—	—	—	—	—	—
法華經變・ 薩埵太子本生	法華經變	千佛	千佛	釋迦多寶	千佛殘
	法華經變	千佛	千佛		千佛殘
	法華經變	千佛	千佛		千佛殘
須達擎太子本生・ 薩埵太子本生	法華經變	千佛	千佛		
彌勒上生經變	—	—	—	—	—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龕	上千佛下說法圖	上千佛下說法圖	說法圖	千佛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龕	上千佛下說法圖	上千佛下說法圖	彌勒說法圖	上千佛中文・ 釋迦多寶・維
千佛	千佛	千佛	樹下說法圖		千佛
千佛	千佛	千佛	樹下說法圖		

<sup>25</sup> 筆者於 2014 年 8 月考察筆記。44、150、242、237、341 窟者亦同此。

<sup>26</sup>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內容總錄》，表二、三、四、五皆依此。

經由對隋代洞窟的觀察，維摩詰經變繪製的位置，大抵有由窟頂處發展到西壁龕外的趨勢。從禮佛者的立場而言，位於窟頂的造像題材，或有象徵莊嚴洞窟或是代表佛國淨土的意義，不太容易被賦予禮拜觀想主體的意涵。當被建置於四壁時，尤其是位於主壁時，應可被視為信仰的主要對象。目前在敦煌未發現有早於隋代的作品，故認為維摩詰經信仰在敦煌初期的發展，是如賀世哲所言「隨著隋朝對西域經營的加強，維摩詰經變也很快傳到了敦煌」<sup>27</sup>。正由於是初期的階段，所以各窟中所表現的維摩詰經變作品是以最能辨識的圖像特徵——文殊菩薩與維摩詰對坐的〈問疾品〉為主，其他有〈見阿閦佛品〉（見於第 262 窟）、〈佛國品〉與〈香積佛品〉（見於第 420 窟）和〈方便品〉（出現在第 314 窟）等四品，這些品多有描寫展現維摩詰神通的內容。

## （二）初唐作品

現存初唐有維摩詰經變的 11 個洞窟中，3 個洞窟留有紀年資料<sup>28</sup>，包括第 220 窟東壁與北壁有貞觀十六年（642）的題記，根據五代初翟奉達寫的《檢家譜》，推測竣工於龍朔二年（662）。第二是第 332 窟，依《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碑文記載完成於唐聖曆元年（698）。第三是第 335 窟，東壁門上有垂拱二年（686）、西壁龕北側有長安二年（702）的題記。第 332、334、335 窟緊鄰，第 341 與 342 窟相鄰，其餘洞窟分散。

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中被歸為隋代時期的第 206 窟，其西壁龕外南、北側繪製維摩詰經變的空間大小與前期所見洞窟差異不大，同時僅見右手持如意、坐於以八角堂為背景的蓮座上的文殊菩薩與一有頭光

<sup>27</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16。

<sup>28</sup> 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頁 201、203、202。

人物的簡單畫面（圖 4）；相對位置有維摩詰與天女<sup>29</sup>。或許是由於人物群像少，乍看之下容易被誤認為初期作品。雖畫面單一，但畫家藉由附頭光的沙門形人物的回首、雙手指前的動作與文殊菩薩互動，更彰顯其動態感，也凸顯人物的個性，且考量同洞窟中的其他作品風格，判斷該窟為初唐作品。推測這有頭光的弟子，應是表現多出現在《維摩詰經》各品中的舍利弗。若考量維摩詰身邊有天女，或許這是表現〈觀眾生品〉的內容。

第 322 窟的維摩詰經變與第 206 窟一樣是繪製在西壁龕外。南側維摩詰坐於方丈中與文殊菩薩遙遙相對，左側立一天女，下方兩排六位聞法弟子與一立弟子。北側的文殊菩薩坐於帳內，左側一立菩薩，一弟子侍右側，似乎與維摩詰座前的天女互動，推測為舍利弗；下方五弟子或持花或合十聞法。

雖然同是位於西壁龕外南、北側，但呈圓券龕的第 203 窟維摩詰經變作品，豐腴健碩的維摩詰坐於帳中與文殊菩薩遙相對，帳外有一持扇天女，其上方有從天而下的二天女散花而來。下方有一跪菩薩，雙手持鉢往下倒出，象徵表現「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sup>30</sup>的〈香積佛品〉內容。北側的文殊菩薩右手伸出二指或是象徵表示〈入不二法門品〉。與維摩詰左側的天女相對而立的文殊右側舍利弗，上方花朵降下，身上有小花，如實表現「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sup>31</sup>的〈觀眾生品〉內容。

<sup>29</sup> 金維諾，〈壁畫維摩變的發展〉，頁 407。

<sup>30</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2 下 2。

<sup>31</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47 下 23-26。

第 68 窟西壁龕（圖 5）內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薩，龕頂畫〈見寶塔品〉，龕壁佛背光兩側各畫四弟子，龕口內南、北處畫維摩經變。南側文殊菩薩，七分面向外，有花朵散下，左側有眾聽法菩薩，台座下方有五位弟子俗人，視線朝龕外，是表現〈方便品〉（圖 5-1）。北側畫維摩詰坐於方丈內，上方連龕頂處有飛雲乘載師子座，圖繪「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sup>32</sup>的〈不思議品〉。座前有天女，是表現〈觀眾生品〉，更下方處有持鉢、往地上倒香飯的化菩薩，表現〈香積佛品〉（圖 5-2）。作畫空間變大，是畫面內容可以增多的理由之一。然而儘管畫面的內容增加了，但由於是被繪製在西壁龕內的南、北壁上，考慮龕內放置主尊、菩薩與弟子等塑像，將此處所見的維摩詰經變作品視為僧侶講說《維摩詰經》時的視覺輔助所需的機會不大。

第 242 窟的維摩詰經變同第 68 窟，是繪製在西壁的龕內。南側有文殊菩薩，其側聽法弟子俗人形象明顯，是表現〈方便品〉；相對位置的北側為維摩詰，其上方連接龕頂處有搭載師子座飛來的雲彩，是圖繪〈不思議品〉的內容，其餘畫面模糊難辨識。

第 334 窟的維摩詰經變繪製在西壁龕內，文殊菩薩在南側，維摩詰在北側。與前者第 68 窟西壁龕比較，不見佛背光兩側的各四弟子像，而是圖繪眾菩薩諸弟子環簇文殊菩薩與維摩詰。文殊前有舍利弗，後有眾多菩薩弟子，座前有或跪或立供養菩薩與化菩薩，是表現〈香積佛品〉。在阿難塑像與菩薩塑像間有幾尊附頭光的弟子像，在北側相對位置處有宴坐的舍利弗，這些是表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

<sup>32</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46 中 5-7。

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sup>33</sup>即象徵釋迦諸弟子的〈弟子品〉。維摩詰左側有天女持扇散花，南側相對位置有舍利弗，是表〈觀眾生品〉。在迦葉塑像與菩薩塑像間有數位俗人或是表現〈方便品〉。維摩詰的下方有持鉢的跪坐的化菩薩，表現〈香積佛品〉。在維摩詰側的龕頂有祥雲運載師子座，是圖示〈不思議品〉的內容。

第341窟洞窟形制和繪製維摩經變的位置、乃至佈局皆與第334窟相近。包括南側的文殊菩薩座前有舍利弗、眾多菩薩、弟子、俗人裝人物、或跪或立供養菩薩與化菩薩；北側的維摩詰周圍有聽法眾、座前有天女、上方有乘載師子座的祥雲。該作品表現有〈方便品〉、〈問疾品〉、〈不思議品〉、〈觀眾生品〉與〈香積佛品〉，但沒有第334窟所見的〈弟子品〉。另外與第341窟相鄰的第342窟，由於目前無資料，須待日後增補。

上述洞窟中的維摩詰經變作品皆出現在西壁的龕外南、北側或龕內南、北側，而第220窟的維摩詰經變是繪製在東壁處（圖6）。該壁南側是維摩詰，北側為文殊菩薩，表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的〈方便品〉內容繪製在兩位主角的下方，往後的作例是依循這樣的模式。文殊座前有一弟子，身上有花，應是舍利弗。舍利弗左側天女，如賀世哲指出的「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sup>34</sup>，進一步表現〈觀眾生品〉的內容<sup>35</sup>。文殊菩薩舉左手伸二指，表〈入不二法門品〉。在

<sup>33</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14，第475經，頁539下17-24。

<sup>34</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14，第475經，頁548中27-29。

<sup>35</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26。

維摩詰所在的方丈左上方有一小的維摩詰立像，舉右手，從其上變化出雲彩形成桃形狀，內畫阿修羅雙手舉日、月，頭頂須彌山，上有佛說法，周圍有房舍建築，是表現「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中略）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sup>36</sup>的〈見阿閦佛品〉。接近這小維摩詰右手處，又有雲彩載三師子座飛至方丈上方，是表示「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sup>37</sup>的〈不思議品〉。又有一菩薩捧香飯乘雲而來，至維摩詰座下前方有一跪菩薩持鉢，當表現「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sup>38</sup>的〈香積佛品〉。畫家巧妙地將維摩詰展現神通力的三品內容融入一畫面中。將文殊所在場域與維摩詰所在世界串聯起來的是位於窟門上方的三佛說法圖。賀世哲提出此者是表現「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即為供養去、來、今佛」<sup>39</sup>的〈法供養品〉<sup>40</sup>。

雖然繪製在北壁的維摩詰經變，在隋代第 277 窟中就已經出現，是繪於千佛中釋迦多寶的兩側，但第 332 窟所見的是佔北壁整個壁面。

<sup>36</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5 中 19- 下 1。

<sup>37</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46 中 5-7。

<sup>38</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2 中 27-29。

<sup>39</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6 上 13-18。

<sup>40</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28。雖然之後，如我們看到在第 332 窟或 159 窟中的〈法供養品〉的圖像多以一佛說法的畫面作為象徵表現，但考量三佛用以象徵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在中國佛教的發展，筆者同意賀世哲的說法。

或許是因為這原因，畫家有足夠的空間安排更多情節，增加畫面的完整度。基本構圖仍是以文殊、維摩詰為主，兩者四周各有諸聽法菩薩與眾弟子環簇其中，表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的〈方便品〉置於下方。文殊與維摩詰中間的天女、舍利弗與獻香飯的化菩薩，也見於前述洞窟中，但其中的化菩薩經由畫家透過雲彩的串聯，讓祂與位於文殊右上方表現香積佛世界的畫面做有機的連結。在維摩詰方丈外左上有一小維摩詰舉右手，從其上變化出雲彩，內畫阿修羅雙手舉日、月，頭頂須彌山，上有宮殿建築，是象徵〈見阿閦佛品〉的內容。其右側氣勢磅礴的雲海中有五從天而降的師子座，在其右上方有一組佛說法群像，其前方有輪、馬、兵、玉女等七寶，圖示「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sup>41</sup>的〈法供養品〉。在文殊菩薩的上方偏中間處有佛居中說法，兩側諸菩薩弟子等，其中有長者子持寶蓋供養，表現「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sup>42</sup>的〈佛國品〉。在〈佛國品〉與〈法供養品〉畫面的中間畫有一小維摩詰，舉

<sup>41</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6 中 2-8。

<sup>42</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37 中 25- 下 5。

左手，其上變化出雲彩，內有佛說法、眾人聽法的場面，當表現「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sup>43</sup> 的〈菩薩行品〉內容。

第335窟北壁的維摩詰經變的佈局大致與第332窟相近，只是將第332窟繪製位於文殊菩薩右上方表現香積佛世界改繪製近上方中央，讓在文殊菩薩與維摩詰中間的獻香飯的化菩薩更直接連結。此外，將第322窟上方中央的〈佛國品〉繪製於文殊菩薩的右上方、即文殊側聽法眾的上方。將維摩詰經變作品繪製於北壁的第332窟與第335窟共可見〈佛國品〉、〈方便品〉、〈問疾品〉、〈不思議品〉、〈觀眾生品〉、〈香積佛品〉、〈菩薩行品〉、〈見阿閦佛品〉與〈法供養品〉的圖像表現。這些內容在進入盛唐時期後，亦多可見到。

表二：初唐有維摩詰經變洞窟中窟頂與各壁題材關係表

	206	322	203	68	242
窟頂	千佛	千佛	千佛	千佛	千佛
西壁龕外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西壁龕內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南壁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倚坐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圖	殘	
北壁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阿彌陀經變	千佛中央說法圖	殘	
東壁南	千佛	藥師佛 1	天王 2 供養菩薩 1		
東壁北	千佛	菩薩 1 坐佛 4	天王 2 供養菩薩 1		

<sup>43</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3 中 19-24。

如上對初唐洞窟的觀察，維摩詰經變繪製的位置，大抵有由西壁龕外到西壁龕內到兩側壁與東壁的發展。這樣的開展方向趨勢，使得可作畫的空間變大，圖示《維摩詰經》各品的內容可以增多。從宗教的立場而言，維摩詰經變所在位置日益顯著，意味著其信仰需求增加或弘揚其法的目的增強。與隋代的發展一樣，〈問疾品〉仍是各窟經變的內容主要表現，前期可見四品，1.〈佛國品〉見於第332與335窟中；2.〈方便品〉見於第242、68、334、341、342、220、332、335窟；3.〈香積佛品〉見於第203、68、334、341、342、220、332、335窟；4.〈見阿閦佛品〉見於第220、332、335窟。新出的〈觀眾生品〉見於第206、322、203、68、334、341、342、220、332、335窟，〈不思議品〉見於第242、68、334、341、220、332、335窟，〈入不二法門品〉見於第203與220窟，〈菩薩行品〉見於第332與335窟，〈法供養品〉見於第220、332與335窟，〈弟子品〉僅見於第334窟（參見附表）。

334	341	<b>342</b>	220	332	335
千佛	千佛	千佛	千佛	釋迦多寶千佛	千佛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千佛中央彌勒經變	阿彌陀經變	勞度叉鬥聖變	阿彌陀經變	涅槃經變	阿彌陀經變
千佛中央阿彌陀經變	彌勒經變	維摩詰經變	藥師經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千佛	說法圖	觀音經變	維摩詰	五十菩薩圖	說法圖5藥師佛1
千佛	說法圖	觀音經變	文殊	靈鷲山說法圖	

### (三) 盛唐作品

盛唐作品有 2 窟<sup>44</sup>，包括第 103、194 窟。現狀保留最完整的是第 103 窟（圖 7），仍是以文殊與維摩詰的〈問疾品〉為基本，主角分置於門兩側。國王大臣異族人士等世俗人物象徵〈方便品〉分別列於兩位主角的下方。不同於前階段發展的是，更多〈方便品〉的內容出現其下，例如「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酒肆，能立其志」等<sup>45</sup>。雖目前具體畫面難辨識，但不同於前期的是在此處出現了可以題寫榜題的空間。儘管數量不多，推測這或許存在有透過文字的訊息，讓觀者更容易瞭解經典內容的意圖。〈佛國品〉位於門上方，在畫面的中央。維摩詰的上方有〈不思議品〉，其與〈佛國品〉中間有小維摩詰像手擎大眾，表現〈菩薩行品〉。文殊伸左手二指表〈入不二法門品〉，維摩詰右側有舍利弗與天女表〈觀眾生品〉。窟門上方在〈佛國品〉的右側有一組一佛二菩薩說法圖，其下方有山斜下，與維摩詰座前獻香飯的化菩薩成一斜線，或可是象徵眾香國，表現〈香積佛品〉。雖維摩詰經變的品數少於第 335 窟所見，但畫家透過山水雲彩的串聯，使位於東壁門上的第 103 窟的維摩詰經變的畫面完整度更高。

位於第 194 窟南壁的維摩詰經變，由於畫面上方已毀，依目前資料，可知維摩詰處東側，文殊菩薩身置西側，下方是〈方便品〉，中間是〈觀眾生品〉與〈香積佛品〉的內容。

<sup>44</sup>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內容總錄》，頁 21、295。筆者認為是五代作品。

<sup>45</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30。

表三：盛唐有維摩詰經變洞窟中窟頂與各壁題材關係表

	103	194
前室南壁	—	—
窟頂	千佛	北披殘比丘頭部
西壁	弟子、菩薩	
南壁	法華經變	維摩詰經變
北壁	觀無量壽經變	觀無量壽經變
東壁南	維摩詰	地藏 1 觀音 1
東壁北	文殊	觀音 1

盛唐有維摩詰經變洞窟內各立面題材與初唐洞窟比較，並沒有一致性，而且品數也少於初唐時期，相同的地方僅止於一面立面大多只描繪一題材而已，似乎可以將兩時期當作一個階段來看待。然而，若考量初唐與盛唐現存洞窟的數量，依《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所載，有四十四個初唐洞與八十個盛唐窟<sup>46</sup>，我們或許可以認為盛唐時的維摩詰經變作品甚少。

#### (四) 中唐作品

目前中唐有 9 窟，包括第 133<sup>47</sup>、159、186、231、236、237、240、359、360 窟。這些洞窟中第 231、236、237、240 窟位置相近，又第 236、237 窟相連；第 359、360 窟相鄰；第 133、159、186 窟各自分散。其中，第 231 窟依〈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文末紀年為「歲次己未四月王子朔十五日丙寅建」推測為唐文宗開成四年（839）<sup>48</sup>。

第 159 窟東壁門上的維摩詰經變（圖 8）中的文殊在北側，維摩詰

<sup>46</sup>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內容總錄》，頁 231。

<sup>47</sup> 數字下畫線者，表示目前無資料，須待日後增補。

<sup>48</sup> 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頁 208。

表四：中唐有維摩詰經變洞窟中窟頂與各壁題材關係表

	133	159	359	360
窟頂西披		千佛殘	說法圖 1 赴會佛 10	千佛中央釋迦說法圖
窟頂南披		千佛殘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窟頂北披		千佛殘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窟頂東披		千佛殘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西壁		龕內 西壁下十二大願、九橫死、 齋僧 南壁下九橫死 北壁下十二大願 龕外 南普賢變普賢事蹟 北文殊變五台山圖	龕內 西壁九橫死 南壁九橫死 北壁九橫死 龕外 南普賢變 北文殊變	龕內 西壁不知 南壁不知 北壁不知 龕外 南坐佛・普賢變 北坐佛・文殊變
南壁	不知名 經變殘 彌勒經變	法華經變 觀無量壽經變 彌勒經變	阿彌陀經變 金剛經變	釋迦曼茶羅（擬） 觀無量壽經變 彌勒經變
北壁	不知名 經變殘 金光明經變	華嚴經變 藥師經變 天請問經變	藥師經變 彌勒經變	千手鉢文殊變 藥師經變 天請問經變
東壁南	維摩詰	維摩詰	維摩詰	維摩詰
東壁北	文殊	文殊	文殊	文殊

236	237	240	186	231
	千佛中央多寶塔	千佛殘	彌勒經變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千佛殘	彌勒經變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千佛中央坐佛	彌勒經變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彌勒經變	千佛中央說法圖
龕內 西壁下惡友品孝養品 南壁下惡友品 北壁下議論品 龕外 南普賢變 北文殊變	龕內 西壁善事太子、菩薩苦行 南壁轉輪聖王、薩埵飼虎、善事入海 北壁菩薩苦行 龕外 南普賢變普賢事蹟 北文殊變五台山圖	龕內 西壁下彌勒經變 南壁下彌勒經變 北壁下彌勒經變 龕外 南普賢乘象赴會 · 文殊 北文殊乘獅赴會 · 維摩詰		龕內 西壁善事太子入海等 南壁薩埵飼虎等 北壁本生故事 龕外 南普賢變 北文殊變
觀無量壽經變 楞伽經變	法華經變 觀無量壽經變 彌勒經變	觀無量壽經變 天請問經變	維摩詰經變	觀無量壽經變 法華經變 天請問經變
藥師經變 金剛經變	華嚴經變 藥師經變 天請問經變	藥師經變 金剛經變	不知名 密教經變	藥師經變 華嚴經變 彌勒經變
維摩詰	維摩詰			報恩經變
文殊	文殊			維摩詰經變

在南側，兩者的下方是圖示〈方便品〉，更下方各有三幅屏風畫，分別繪有〈方便品〉與〈弟子品〉的內容。文殊與維摩詰座前是常見的〈觀眾生品〉與〈香積佛品〉，但隨獻香飯的化菩薩而來的菩薩更多。畫面上方（門口正上方）說法會中可見一大寶蓋，象徵表現〈佛國品〉，其右側有名為眾香國是香積佛所在世界的〈香積佛品〉，其右側有小維摩詰展現神通力變化出來的無動如來所在妙喜世界的〈見阿閦佛品〉。〈佛國品〉的左側另有小維摩詰顯現神通化現的〈菩薩行品〉；在其左側有師子座圍繞，表現須彌燈王所在須彌相世界的〈不思議品〉；在其左側有輪、馬等七寶供養用以象徵〈法供養品〉的內容。除了用常見的山、水、雲作為串聯各品的媒介外，建築物亦扮演重要的角色，用以區隔不同的佛國世界，使得畫面井然有序。此外，相較於盛唐的第 103 窟作品，此窟書寫榜題的空間數量增多，而這一情形在之後有維摩詰經變作品的洞窟亦可見到，差別在於其數量的多寡而已<sup>49</sup>。

同是位於東壁門上的第 360 窟維摩詰經變，基本佈局與第 159 窟作品相似。有少數差異之處，包括 1. 下方的屏風畫以表現〈方便品〉為主，2. 在維摩詰方丈左上方處第 159 窟是圖示〈法供養品〉，而此處見小維摩詰手擎須彌山，表現〈見阿閦佛品〉，然而〈見阿閦佛品〉已被繪製在文殊側的相對位置上，且畫面更完整。推測或許原本是打算表現〈法供養品〉，但空間有限，畫家考量左右對稱的佈局而以此代替之。

另第 237 窟的東壁亦有維摩經變作品，基本佈局與第 159 窟相同。第 240 窟的維摩詰經變，文殊是位於西壁龕外南側，舍利弗立於其側，座前有化菩薩，下方表現〈方便品〉內容。文殊的左上方是圖繪〈佛國

<sup>49</sup> 現階段所見維摩詰經變中榜題數量最多的是五代的第 61 窟，現存有 59 條、1695 字。見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45、54-67。

品〉。位於龕外北側是維摩詰，其上方有師子座，象徵〈不思議品〉；座側有天女表〈觀眾生品〉，座前化菩薩為〈香積佛品〉，下方同樣是圖繪〈方便品〉。據賀世哲指出作品中還包括有〈菩薩行品〉與〈見阿閦佛品〉的內容。<sup>50</sup>

位於東壁門北的第 231 窟維摩詰經變（圖 9），是以上方中央寶積長者子共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聽聞佛法的〈佛國品〉與文殊維摩詰形成三角形構圖，內有舍利弗、天女、化菩薩，象徵〈觀眾生品〉與〈香積佛品〉。〈佛國品〉的右側是香積佛的世界，藉由祥雲乘載菩薩至文殊維摩詰座前。香積佛說法的下方，是維摩詰手接大千世界的〈見阿閦佛品〉。〈佛國品〉的左側是有祥雲載師子座飛下的須彌燈王所在須彌相世界的〈不思議品〉，其下是維摩詰手擎眾生聽聞佛法的〈菩薩行品〉。文殊與維摩詰下方的國王大臣贊普異族聽法，以及畫面下方三幅屏風畫都是表現〈方便品〉的內容。

另外，此時期新出的題材有〈菩薩品〉，見於第 236 窟的維摩詰經變中<sup>51</sup>。將中唐時期有維摩詰經變洞窟中窟頂與各壁題材關係，整理如表四所示。

如表四所見，除第 240 與 186 窟外，此時期的維摩詰經變大都被繪製於東壁，且多佔據整個壁面，只有第 231 窟是位於東壁門北。另外，除第 133 與 186 窟，西壁龕外兩側都製作有文殊變與普賢變。就表現《維摩詰經》各品而言，與前期發展大致是一樣的（參見附表）。〈問疾品〉是基本外，〈方便品〉與〈香積佛品〉是各窟皆可見，其次是〈不思議品〉與〈見阿閦佛品〉，再其次是〈觀眾生品〉與〈菩薩行品〉。這些品的

<sup>50</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52。

<sup>51</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38。

內容，似乎都是比較強調維摩詰的神通力。同時，圖示各品內容的畫面增多，若無憑藉榜題的文字說明，恐怕觀者是難以理解的，如第 159 窟東壁南側下部屏風畫（南壁算起第二幅）上方畫面（圖 8-1）圖示〈方便品〉中的「是身無人為如水」<sup>52</sup>，或如同窟東壁北側下部屏風畫（北壁算起第一幅）上方（圖 8-2），同是表現〈方便品〉中所言的「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sup>53</sup>，又見同窟東壁南側下部屏風畫（南壁算起第一幅）上方畫面（圖 8-3）是表現〈弟子品〉中的「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sup>54</sup>。因此，在中唐洞窟中處處可見書寫榜題的空間。

### （五）晚唐作品

現存晚唐有 9 窟<sup>55</sup>，包括第 9、12、18、85、138、139、141、150、156 窟。依洞窟所在位置，第 9、12 窟鄰近，第 138、139、141 窟相近，其餘洞窟分散。第 85 窟約建於 862-867 年之間，第 156 窟主室建成時間早不過於咸通二年（861），第 12 窟完成於 869 年之前，第 9 窟約於 892 年左右，第 138 窟約於 900-905 年建造。<sup>56</sup> 其中，第 12、85、156 窟年代相近，且維摩詰經變都是被繪製在東壁門北側，同時是以上〈佛國品〉、下文殊與維摩詰為主的三角構圖。另外，文殊與維摩詰的下方圖示〈方便品〉內容，文殊與維摩詰中間表現〈香積佛品〉與

<sup>52</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39 中 22。

<sup>53</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39 上 23。

<sup>54</sup>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41 中 26-28。

<sup>55</sup> 第 132 與 369 窟在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文中被認為是晚唐作品，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則作為五代作品。由於目前無資料可做判斷，須待日後增補。

<sup>56</sup> 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頁 211、209、212、214、216。

〈觀眾生品〉，香積佛國世界與維摩詰斜對，象徵〈不思議品〉的內容繪製在維摩詰的上方，是這三個洞窟維摩詰經變的共同點。又第 85 與 156 窟各品內容幾乎一致，但前者在文殊與香積佛國世界間多了〈不思議品〉。與第 85 窟相比較，第 12 窟不見有〈菩薩行品〉，同時在維摩詰側上方表現〈法供養品〉，取代第 85 窟所見的〈見阿閦佛品〉。

繪製於南壁的第 150 窟維摩詰經變的各品佈局與第 12 窟所見大致是相同的，但增加〈菩薩行品〉在文殊菩薩側、〈香積佛品〉的下方，將〈見阿閦佛品〉繪於維摩詰側、〈不思議品〉的下方。

位於北壁的第 9 窟維摩詰經變（圖 10），表現的《維摩詰經》品數是晚唐洞窟中最多的一個。該作品以毘耶離城為中心，文殊在西側、維摩詰在東側。文殊上方依西至東有〈法供養品〉、〈香積佛品〉、〈菩薩行品〉，聽聞佛法的菩薩群後有〈弟子品〉的內容。維摩詰上方依序是〈佛國品〉、〈菩薩行品〉與〈不思議品〉，維摩詰身後有見〈見阿閦佛品〉。常見的國王大臣異族人士的〈方便品〉、天女、舍利弗、化菩薩的配置與一般所見無異，但在文殊的右下方有魔王波旬捉弄持世菩薩的〈菩薩品〉是新的題材<sup>57</sup>。更多的〈方便品〉與〈弟子品〉的內容表現在畫面的下方。同樣，畫面中多處可見題寫榜題的空間，賀世哲依殘留的榜題文字推測，可能是依據僧肇撰《維摩經注》敷演而成。<sup>58</sup>

第 138 窟維摩詰經變各品佈局，可以說是與第 85 窟的作品幾近一樣，些許差異在維摩詰手接大千的〈見阿閦佛品〉圖像繪製於稍下方，其上所化現的佛國世界與圖示〈不思議品〉的祥雲乘載的師子座更巧妙

<sup>57</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42。

<sup>58</sup> 墨書榜題三行「……手……兩乳……餘留與……持戒……今……畜生中自食水……」，見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41。

的連接。

以下，將晚唐時期有維摩詰經變洞窟中窟頂與各壁題材關係，整理如表五。

表五：晚唐有維摩詰經變洞窟中窟頂與各壁題材關係表

	18	12	85	156
前室西壁 門南、北				
窟頂西披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圖	彌勒經變	彌勒經變
窟頂南披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圖	法華經變	法華經變
窟頂北披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圖	華嚴經變	華嚴經變
窟頂東披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說法圖	楞伽經變	楞伽經變
西壁	龕內 西壁普門品 南壁普門品 北壁普門品 龕外 南坐佛・文殊變・ 赴會諸佛 北坐佛・普賢變・ 赴會諸佛	龕內 西壁佛傳 南壁佛傳 北壁佛傳 龕外 南側上十方佛下普賢變 北側上十方佛下文殊變	勞度叉鬥聖變 賢愚經變	龕內 西壁十二大願 南壁十二大願 北壁九橫死、豎幡、 燃燈、齋僧 龕外 南普賢變 北文殊變
南壁	觀無量壽經變 彌勒經變	法華經變 觀無量壽經變 彌勒經變	金剛經變 阿彌陀經變 報恩經變 下賢愚經變	思益梵天問經變 阿彌陀經變 金剛經變
北壁	藥師經變 金剛經變	華嚴經變 藥師經變 天請問經變	密嚴經變 藥師經變 思益梵天 問經變 下賢愚經變	報恩經變 藥師經變 天請問經變
東壁南	維摩詰	報恩經變	金光明經變	金光明經變
東壁北	文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維摩詰經變

相較於中唐的發展，雖然維摩詰經變依然是多被繪製在東壁的地方，但此時期多置於東壁的一側。在表現《維摩詰經》各品內容方面，與前期發展大致是一樣的（參見附表），各品的佈局安排也有一定程度

150	9	141	139	138
—		維摩詰經變	—	—
千佛中央多寶塔	華嚴經變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華嚴經變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華嚴經變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說法圖
千佛中央多寶塔	彌勒經變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坐佛	千佛中央說法圖
龕外 南普賢變 北文殊變	楞伽經變	龕內 西壁下現身說法、救諸苦難 南壁下模糊 北壁下模糊 龕外 南供養菩薩 · 普賢變 北供養菩薩 · 文殊變		中心佛壇
金剛經變 維摩詰經變	勞度叉 鬥聖變	觀無量壽經變 報恩經變	維摩詰經變	楞伽經變 金剛經變 阿彌陀經變 法華經變 天請問經變
密嚴經變 不知名經變	維摩詰經變	藥師經變 彌勒經變	天請問經變	金光明經變 報恩經變 藥師經變 華嚴經變 彌勒經變
阿彌陀經變	普賢變	天請問經變	菩薩	維摩詰經變
藥師經變	文殊變	思益梵天問經變	菩薩	報恩經變

的相似。唯洞窟營建較晚的第9窟增加了前期少見的〈菩薩品〉與〈弟子品〉，但若無榜題文字的說明，會增加圖像的辨識難度。

### (六)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相關資料

敦煌藏經洞中曾藏有不少《維摩詰經》相關文書，透過這些資料的內容，或許有助於我們對維摩詰經變作品在敦煌發展脈絡的理解。以下將依年代別，依序觀察、整理。

#### 1. 北朝

現階段筆者所收集的敦煌遺書<sup>59</sup>中，以題有「麟嘉五年（393）」的上海博物館藏（2405）後涼王相高寫《維摩詰經》卷上的題記為最早，內容為「麟嘉五年六月九日，王相高寫竟。疏（手）拙，見者莫笑也」（王·李頁102、103）。這說明至少在北涼時期出現有百姓寫經的活動。此外，敦煌研究院藏113號有題記為北魏「天安二年（467）八月廿三日，令狐隣兒課。王三典、張演虎等三人，共作課也」寫的《維摩經》（王·李頁136）。又如英國國家圖書館藏（S.2106）北魏比丘曇興寫《維摩義記》題記，文為「景明原（元）年（500）二月廿二日，比丘曇興於定州豐樂寺寫訖」（王·李頁154）。另有上海圖書館藏（91）

<sup>59</sup> 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1990年。江素雲，《維摩詰所說經 敦煌寫本綜合目錄》，台北：東初出版社，1991年。鄭阿財，〈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所見《維摩詰經》及其相關文獻〉，於2014年9月1-3日佛光大學舉辦「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以下文中標（王·李頁）即表示該筆資料出自《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標為（池頁）即表示資料出自《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標為（鄭）即表示鄭阿財〈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所見《維摩詰經》及其相關文獻〉之論文。

<sup>60</sup> 但池田溫認為本件文書可能出自吐魯番。

北魏經生張鳳鸞寫《維摩詰經》卷上，題記文為「神龜元年（518）歲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經生張鳳鸞寫」（王·李頁 183、184）。又有英國國家圖書館藏（S.2732）北周的《維摩經義記》卷四，題記文為「保定二年（562）歲次壬午，於爾綿公齋上榆樹／下，大聽僧雅講維摩經一遍私記」（王·李頁 254）由此可知，雖然在現存洞窟中《維摩詰經》相關美術作品是屬於隋代及其以後的作例，但事實上四世紀末到北周時期在敦煌亦曾有《維摩詰經》的流傳。

依據敦煌遺書的資料，可以瞭解時人寫經目的，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4506B）北魏張塙主造《金光明經》卷二，題記內容為「皇興五年（471）歲在辛亥，大魏定州中山郡盧奴縣城內西坊里住，原鄉涼州武威／郡租厲縣梁澤北鄉武訓里方亭南葦亭北張塙主，父宜曹諱昺，／息張保興，自慨多難，父母恩育，無以仰報，又感鄉援，靡託恩戀。是以／在此單城，竭家建福，興造素經法華一部、金光明一部、維摩一部、無／量壽一部。欲令流通本鄉，道俗異玩。願使福鍾皇家，祚隆萬代，祐／例亡父、亡母託生蓮華，受悟無生。潤及現存，普濟一切群生之類，咸同斯願。／若有讀誦者，常為流通」（王·李頁 137）。說明北魏獻文帝時民間抄寫《維摩詰經》的目的是為亡者往生淨土、生者一切眾生感受此福的事實。或如英國國家圖書館藏（S.2724）北魏比丘法定寫《華嚴經》卷三，題記內容是「夫妙旨無言，故假教以通理；圓禮非形，必藉以表真。是以／亡兄沙門維那慧超，悟財命難恃，識三聖易依。故資竭／賄，唯福是務。圖金容於靈刹，寫沖典於竹素。而終功／未就，倏遷異世。弟比丘法定，仰瞻遺跡，感慕遂甚。／故瑩飾圖刹，廣寫眾經，華嚴、涅槃、法華、維摩、金剛／般若、金光明、勝鬘。冀福鍾亡兄，騰神梵鄉，游形淨國。／體悟無生，早苦海。普及含靈，齊成正覺。／大魏正光三年（522）歲次壬寅四月八日都訖」（王·李頁

186、187）。又如上海圖書館藏（散 606/137）北魏東陽王元榮造《維摩詰經疏》卷一，題記內容為「大代普泰二年（532）歲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己丑，弟子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領（嶺）西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軍事失利，於茲多載。天子中興，是得以遣息叔／和，詣闕修受。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回還。敬造維摩疏百部 供養。」（王·李頁 198、199）同是東陽王造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S.4415）《大般涅槃經》卷三一，題記「大代大魏永熙二年（533）七月十三日，清信士使持節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嶺西諸軍／事鬥騎大將軍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敬造涅槃、法華、大雲、賢愚、觀佛三昧、祖持、金／光明、維摩、藥師各一部，合一百卷。仰為比沙門天王，願弟子所患永除。／四體休寧，所願如是。／一交（校）竟」（王·李頁 202、203）。

另有收藏地不詳西魏都維那惠超寫《大般涅槃經》卷二八，題記為「夫玄門重闔，非四目之所窺；旨理沖壑，豈素策之所銘。故乃三賢斯徒而卓爾，十聖茲例而矇籠。然大聖矜悼迷蠹，應跡形名，舍深禪定，誕化娑婆。形輝則天人拱手而歸依，名彰則群品玩之〔而〕吟咏。當斯之運，熟（孰）不忭耀者哉。是以建文寺主、瓜州沙門都維那惠超，敬寫大涅槃經一部、法華一部、維摩一部、勝鬘一部。以斯微善，願七世師長父母，今古覺亡，來各之喪。晶案三業，志行高儁，游陟十聖之縱，速登常住之果。庶以此慶，普沾蠶類，齊昇法雲，同獲茲契。大統二年（536）九月三日訖。」（王·李頁 207、208）。

依據上述的資料，可知對當時的僧侶或士大夫階層或庶民百姓而言，抄寫《維摩詰經》就如同傳抄《華嚴經》、《涅槃經》、《法華經》、《金剛經》、《般若經》、《金光明經》等的目的一樣，希求往生者早

脫苦海成正覺，現存眾生無病無痛，國祚永隆傳世萬代等，追求現世利益的信仰功德。

## 2. 隋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隋寧慶妻石元妃寫《大般涅槃經》卷三，題記內容為「大隋開皇元年（581）正月十五日，佛弟子寧慶妻石元妃，敬造涅槃／經一部、華嚴一部、法華一部、方等一部、無量壽一部、金剛般若一部、維／摩一部、請觀音一部、勝鬘一部、藥師二部。持此功德，願七世父母、現存／眷屬及法界眾生，悉願同此善根，成無上道。／方廣一部、金光明一部、呼延師一弓、請佛文一弓。」<sup>61</sup>（池頁138）雖然隋代的敦煌石窟中有為數不少的維摩詰經變作品，即便有高僧大德宣揚《維摩詰經》之佛學意涵的企圖，但對一般世俗之人而言，傳寫《維摩詰經》的目的還是以延續北朝以來的求得現世利益的功德為主。雖然依現存的敦煌維摩詰經變作品狀況來考量，我們可以推測該圖像是在隋代時由中原傳入，但即便是如此，對不是宗教思想家的一般俗世信眾而言，抄寫敬造《維摩詰經》的目的與前期所見的發展是相同的。

## 3. 初唐

目前收集的初唐資料中，以S.3394唐永徽三年的鄧元受持《維摩詰經》卷中最早，題記為「永徽三年（652）五月十五日佛弟子鄧元受持。」（池頁196）。此外，有北京圖書館1084唐氾師僧寫《維摩詰經》卷中，題記「咸亨三年（672）六月上旬、弟子氾師僧為／亡妻索敬寫。」（池頁215），以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Φ68唐令狐思約鑄定《維摩經疏》卷三，題記「儀鳳三年（678）八月十二日令

<sup>61</sup> 池田溫認為有偽作之疑，見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頁138。

狐思約戡定。」（池頁 232）。另外有羽 657《維摩詰所說經》卷中之卷末題記「文明元年（684）五月三日比丘禪／定解脫訖」（鄭）。此外，有大谷大學圖書館藏唐王伯美寫《維摩詰經》卷四，題記「大唐垂拱四年（688）歲次戊子十二月一日清信／優婆夷王伯美為身染癆瘍及為一切法／界蒼生敬寫維摩經一部。願使從今已／去，三寶助□，疫厲消除，普願眾生，／共成佛道。」（池頁 235）。這些資料的紀年時間是在唐貞觀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後。觀察敦煌維摩詰經變作品的發展史，有初唐貞觀十六年（642）題記的第 220 窟維摩詰經變，其構圖形式是之後作品的基本。這說明了這時期又有一波來自中原的影響。但就對一般俗人而言，傳寫《維摩詰經》的目的，仍以追求現世利益的信仰功德為主。

#### 4. 盛唐

現階段蒐集的盛唐資料共兩筆。一是 P.2149 唐《維摩經疏》釋前小序抄文中注記，內容為「余永泰二年（766）時居資聖，傳經之暇命筆真書。自為／補其闕遺，豈敢傳諸毋事。釋肇斷序抄義」（池頁 309）。二是 S.3475 唐《淨名經關中疏》卷上，題記「巨唐大曆七年（772）三月廿八日沙門體清於虢州開元寺，為僧尼／道俗敷演此經，寫此疏以傳來學。願祕藏常開，廣布真／如之理，蓮宮永麗，弘分般若之源矣。」（池頁 310）。由這資料可以知道高僧大德希望能在敦煌宣揚《維摩詰經》之宏願。然而考量現存盛唐的維摩詰經變狀況，其影響力或許是有限度的。

## 5. 中唐

目前整理的唐代文獻中，以吐蕃時期留有紀年的《維摩詰經》相關資料為多。包括一、S.3475《淨名經關中疏》卷上，題記為「又至 辰年（788）九月十六日俗弟子索遊巖於大蕃管沙州，為普光寺比丘尼普意轉寫此卷訖。」（池頁315）。二、大谷家二樂莊（舊藏）《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題記「蕃中甲戌年（794）四月七勘乞（訖）。比丘惠照記。」（池頁316）。三、S.1864《維摩詰經》卷下，題記「歲次甲戌（794）九月卅日、沙州行人部落百姓張玄逸奉為過往 父母及七世先亡、當家夫妻、男女親眷及法界眾生，敬寫小字維摩經一部。普願往西方淨土，一時成佛。」（池頁317）。四、羽173《維摩詰所說經》卷末題記「辛巳年（801）三月廿日苾丘 利濟在金光明寺點勘」（鄭）。五、S.6568《淨名經疏》卷上，勘記「丁酉年（817）閏五月十五日勘定」（池頁336）。六、北京圖書館致字72《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題記「乙巳年（825）三月廿 日比丘談哲記」（池頁340）。七、富岡謙舊藏《維摩詰經》卷上，題記「丁未年（827）正月廿三日氾賢子寫畢記。」（池頁340）<sup>62</sup>。八、S.6418《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題記「乙丑年（845）二月十四日」（池頁347）<sup>63</sup>。依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知道(1)傳寫者有僧侶亦有俗家子弟；(2)除抄《維摩詰經》經文之外，也寫經疏；(3)往生淨土成佛是寫經的目的之一。同時由於此時期的維摩詰經變作品的基本構圖形式大致已經底定了，推測即便是由外族（吐蕃）所統治，《維摩詰經》信仰發展也應有一定的普遍程度。

<sup>62</sup> 另有 S.2432V 吐蕃《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題記為「丁未年（827）三月廿日、蓮僧慶會自手書記。」（池頁341）。

<sup>63</sup> 另有北京圖書館洪字14 吐蕃《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題記是「乙丑年（845）三月六日捷（？）」（池頁347）與濱田德海舊藏吐蕃《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題記為「乙丑年（845）常興記」（池頁348）。

## 6. 晚唐

晚唐資料共有五筆，包括一、臺北中央圖書館藏（121）《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題記「己巳年（849？）四月廿三日京福壽寺沙門維祕於沙州／報恩寺，為僧尼、道俗敷演此淨名經。已傳／來學之徒，願祕藏不絕者矣。／龍興寺僧明真寫，故記之也。」（池頁353）。二、羽422《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上之卷末題記「大唐咸通八年（867）歲次丁亥三月七日說畢」（鄭）。三、P.2079《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題記「壬辰年（872）正月一日河西管內都僧政京城進論朝天賜紫大德曹和尚就開元寺／為城隍攘災。僧講維摩經、當寺弟子僧智惠并隨聽寫此上批，至二月廿三日寫訖。」（池頁429）。四、北京圖書館藏（0293）《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題記「癸卯年（883？）三月十日靈圖寺僧苾蒭道廣故記之耳。／癸年三月一日曹僧政和尚說經已，至四月盡說了。」（池頁434）。五、北京圖書館藏羽字40背面《維摩詰經》卷上，題記「天復二年（902）、寫生索奇記。」（池頁448）。此時期的發展大致是繼承前期而來，但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的《維摩詰經》信仰也與道教有些連結，如P.2079文書《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所言「河西管內都僧政京城進論朝天賜紫大德曹和尚、就開元寺／為城隍攘災。僧講維摩經、當寺弟子僧智惠并隨聽寫此上」。由此可知民間城隍信仰與佛教的結合，融入中國民族的文化中。

## 四、小結

隋唐時期敦煌地區的維摩詰經變發展，依其所在洞窟中的位置，我們大致可以說隋代開始出現在窟頂處，逐漸改繪製於西壁龕外兩側。到了初唐初期仍多被繪製於西壁龕兩側外處，爾後多於西壁龕內，再轉圖

繪於東壁或北壁中。在盛唐時仍與初唐後期發展一樣，是在東壁或南壁或北壁上。到了中唐時雖有見於西壁龕外南、北側或南壁者，但以繪於東壁為多，且多是佔據整個壁面為主。在晚唐時基本上是與中唐一樣的，有繪製於西壁龕外南、北側或南壁或北壁者，且以繪於東壁上為多，但不同的是多圖繪在東壁門南側或北側。從窟頂到西壁龕外南、北側，之後到東壁或南壁或北壁，所在位置的改變，使得畫面空間變大，是表現《維摩詰經》品數內容可以增加的原因之一。從原本繪製於窟頂到東壁或南壁或北壁，說明《維摩詰經》信仰日益受重視。

在圖繪《維摩詰經》各品內容方面，最能體現《維摩詰經》標竿性的圖像是文殊菩薩與維摩詰對坐的〈問疾品〉，成為各時期維摩詰經變中最基本的構圖元素。隋代開始出現一例的〈方便品〉（第 314 窟），自初唐中期出現（第 68 窟）以來一直被繪製。隋代有一例的〈香積佛品〉（第 420 窟），在初唐後表現頻率是僅次於〈方便品〉。此外，隋代可見一例的〈見阿閦佛品〉（第 262 窟），在進入初唐後是次於〈香積佛品〉被圖繪的內容。雖在隋代也有一例的〈佛國品〉，到初唐有大作畫空間的第 332 窟才又出現。初唐時期新出的、同時之後出現最多的是〈觀眾生品〉（第 322 窟），其次是〈不思議品〉（第 68 窟）。雖然在初唐時已經出現了，在後來卻不太繪製的有〈入不二法門品〉（第 203、220、103 窟）與〈弟子品〉（第 334、159、236、237、9 窟）。中唐時期新出現的是〈菩薩品〉見於第 236 窟，再見於晚唐的第 9 窟。

此外，綜合觀察維摩詰經變被繪製的位置與各品內容關係而言，自隋代出現的〈問疾品〉即是將文殊菩薩與維摩詰以左右對稱的形式描模在彌勒經變的兩側，如第 433、425 窟，或出現在同一殿內，如第 423 窟，或出現在阿修羅兩側，如第 262 窟，或繪於二佛並坐的兩側，如第

277 窟，但多數見於西壁龕外兩側，如第 417、419、420、380、314 窟。初唐與盛唐時期的洞窟，大多是採一壁繪製一舖經變的形式，所以不論維摩詰經變是圖繪於北壁、南壁或東壁，都能讓〈問疾品〉成為主要的視覺焦點，但又以繪製於東壁上更能有體現左右對稱的佈局設計。這也是在南、北壁繪製多舖作品的中、晚唐的洞窟中，維摩詰經變作品多被繪製在東壁的理由之一。另外，首次出現在初唐第 220 窟東壁窟門北側的帝王、大臣官屬群像與門南側的少數民族、外國使臣的圖像，是畫者將世俗世界的人物形象融入佛教文化世界的意象，「把封建社會的神權與皇權巧妙地結合起來」<sup>64</sup>。這樣的展現方式讓作畫者能有充分的自由將吐蕃的贊普像建置於其中，使得維摩詰經變作品即便到了由外族的吐蕃所統治的中唐時期仍有所發展。透過現存九個中唐洞窟中有第 133、159、186、231、237、240、359、360 窟繪等八窟遺留有贊普及隨從像<sup>65</sup> 可茲證。

現階段本文羅列之如前的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書資料與維摩詰經變作品的構圖形式或內容佈局無法再做更進一步地詳實比對，但我們大致可以了解依現存狀況，儘管維摩詰經變作品是在隋代才有的，但四世紀末到北周時期在敦煌亦曾有《維摩詰經》的流傳。無論是北朝、隋或唐各時期，僧侶、士大夫或庶民透過抄寫或讀頌《維摩詰經》的功效迴向亡者，是為亡者追福，使之神歸安養，或解決現世諸多病痛、救助苦難，反映出的是以追求現世利益為目的的信仰功德為主。據現有的敦煌維摩詰經變作品來考量，我們可以推測該圖像是在隋代時由中原傳入，在唐貞觀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後，可能有又有一波來自中

<sup>64</sup>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28。

<sup>65</sup> 王中旭，〈贊普的威儀——試論敦煌吐蕃時期贊普及隨從像的演進〉，《藝術設計研究》4，2014 年，頁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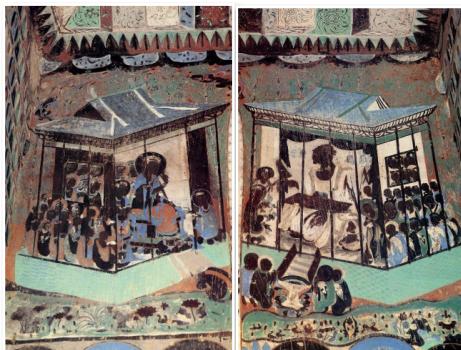
原的影響。由於有初唐貞觀十六年（642）題記的第220窟維摩詰經變的構圖形式是之後作品的基本，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它是比較接近中原的形式。透過吐蕃時期的資料與維摩詰經變作品的基本構圖形式大致底定的發展，推測此時期《維摩詰經》信仰發展應有一定的普遍程度。晚唐時期的發展大致是繼承前期而來，但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的《維摩詰經》信仰也與道教有些許連結。



■ 圖 1: 第 433 窟窟頂後部平頂 維摩詰經變  
\* 出自《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二，圖 38



■ 圖 2: 第 420 窟西壁 維摩詰經變  
\* 出自《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二，圖 61



■ 圖 2-1: 維摩詰  
\* 出自《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二，圖 68  
■ 圖 2-2: 文殊菩薩  
\* 出自《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二，圖 69



■ 圖 3: 第 276 窟西壁龕外文殊菩薩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七，圖 180  
■ 圖 3-1: 維摩詰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七，圖 181



■ 圖 4: 第 206 窟西壁龕外南側文殊菩薩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二一，圖 36



■ 圖 5: 第 68 窟西壁龕內維摩詰經變

\* 出自 ARTSTOT 資料庫 <http://library.artstor.org/library/iv2.html?parent=tr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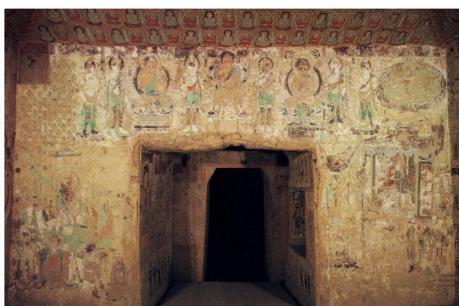
■ 圖 5-1: 西壁龕內南側文殊菩薩

\* 出自 ARTSTOT 資料庫 <http://library.artstor.org/library/iv2.html?parent=true>



■ 圖 5-2: 西壁龕內北側維摩詰

\* 出自 ARTSTOT 資料庫 <http://library.artstor.org/library/iv2.html?parent=true>



■ 圖 6: 第 220 窟東壁維摩詰經變

\* 出自《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三，圖 30



■ 圖 7: 第 103 窟東壁維摩詰經變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七，圖 205



■ 圖 8: 第 159 窟東壁維摩詰經變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七，圖 220



■ 圖 8-1: 東壁南側下部屏風畫(南壁算起第二幅)上方維摩詰經變(局部)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七，圖 227



■ 圖 8-2: 東壁北側下部屏風畫(北壁算起第一幅)上方維摩詰經變(局部)

■ 圖 8-3: 東壁南側下部屏風畫(南壁算起第一幅)上方維摩詰經變(局部)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七，圖 229、228



■ 圖 9: 第 231 窟東壁門北維摩詰經變  
\* 出自《敦煌石窟全集》九，圖 101



■ 圖 10: 第 9 窟北壁維摩詰經變

\* 出自 ARTSTOT 資料庫 <http://library.artstor.org/library/iv2.html?parent=true>

## 圖片資料

- \* 圖 1、2、2-1、2-2：《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二，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4 年，圖 38、61、68、69。
- \* 圖 3、3-1、7、8、8-1、8-2、8-3：《敦煌石窟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圖 180、181、205、220、227、229、228。
- \* 圖 4：《敦煌石窟全集》二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年，圖 36。
- \* 圖 5、5-1、5-2、10：ARTSTOT 資料庫 <http://library.artstor.org/library/iv2.html?parent=true>。
- \* 圖 6：《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 年，圖 30。
- \* 圖 9：《敦煌石窟全集》九，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年，圖 101。

## 引用書目

-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
- 于向東，2010，〈敦煌維摩詰經變以窟門為中心的設計意匠——以莫高窟第 103 窟為例〉，《敦煌學輯刊》3，頁 133-141。
- 王小盾，2000，〈從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詰經變看經變畫和講經文的體制〉，《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173-210。
- 王中旭，2012，〈敦煌翟通窟《維摩變》之貞觀新樣研究〉，《藝術史研究》14，頁 369-397。
- 王中旭，2014，〈贊普的威儀——試論敦煌吐蕃時期贊普及隨從像的演進〉，《藝術設計研究》4，頁 18-25。
- 王素、李方，1997，《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池田溫，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
- 江素雲，1991，《維摩詰所說經 敦煌寫本綜合目錄》，台北：東初出版社。
- 沙武田，2000，〈S. P. 76《維摩詰經變稿》試析——敦煌壁畫底稿研究之四〉，《敦煌研究》4，頁 10-20。
- 松本榮一，1985，〈第一章 第六節 維摩經變相〉，《敦煌画の研究 圖像篇》，京都：同朋舍，頁 143-164。
- 金維諾，1959，〈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文物》2，頁 3-8。
- 金維諾，1959，〈敦煌晚期的《維摩變》〉，《文物》4，頁 54-60。
- 金維諾，1981，〈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國美術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年，頁 397-408。
- 金維諾，1981，〈敦煌晚期的維摩變〉，《中國美術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頁 409-421。
- 金維諾，1995，〈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國美術史論集》，台北：南天書局，頁 384-388。
- 秋山光夫，1936，〈北魏像碑の維摩變相圖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26-

- 10，東京：吉川弘文館・考古學會，頁 1-17。
- 胡朝陽，2004，〈論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維摩詰情感的藝術表現〉，《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頁 73-76。
- 馬化龍，1996，〈莫高窟二二〇窟《維摩詰經變》與長安畫風初探〉，《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509-516。
- 莊申，1958，〈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上、下，《大陸雜誌》17-8、17-9，頁 14-16、頁 20-24。
- 陳清香，1991，〈敦煌壁畫中的維摩經變〉，《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頁 373-394。
- 曹喆，2007，〈唐代敦煌壁畫維摩詰經變中的官員服飾考證〉，《敦煌研究》1，頁 45-49。
- 賀世哲，1983，〈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試刊 2，頁 62-87。
- 賀世哲，1985，〈敦煌莫高窟壁畫中の維摩詰經變〉，《東洋學術研究》24-1，頁 101-153。
- 賀世哲，1986，〈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01、203、202。
- 賀世哲，2000，〈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經變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8-67。
- 賀世哲，2004，〈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石窟論稿》，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225-282。
- 敦煌研究院，1996，《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
- 鄒清泉，2013，〈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經變》新識〉，《美術學報》2，頁 40-50。
- 鄭阿財，2014，〈杏雨書屋《敦煌秘笈》所見《維摩詰經》及其相關文獻〉，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辦「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 影山悅子，1998，〈敦煌莫高窟維摩詰經變相圖中の外國使節について〉，《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研究科論集》1，頁 65-81。

藤枝晃，1958，〈維摩變の一場面——變相と變文の關係〉，《佛教藝術》

34，頁 87-95。

藤枝晃，1964，〈維摩變の系譜〉，《東方學報》36，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 287-303。



## 附表：各家學者研究敦煌維摩詰經變表

		賀世哲								
年代	窟號	內容								
		佛國	方便	弟子	菩薩	問疾	不思議	觀眾生	佛道	入不二法門
隋	425					■				
	277					●				
	433				●					
	425				●					
	423				●					
	262				●					
	417				●					
	314		●		●					
	300				●					
	419				●					
	420	●			●					
	380				●					
	314		●		●					
	277				●					
	276				●					
初唐	206				●		□			
	203				●		■		▲	
	322				●		●			
	203				●		□		●	
	68		●		●	●	□		□	
	242		☆		●	●				
	334		●	●	●	●	●	●		
	341		●		●	☆	☆			
	342		●		●				●	
	68		●		●	●	●	□		
	220		●		●	●	●	●		●
	332	●	●		●	●	●	●		
	335	●	●		●	●	●	●		
盛唐										
	103	●	●		●	●	●	●		●
	194		●		●			●		
中唐	133		●		●					
	159	●	●	●	●	●	●	●		
	359		●		●	●	●	●		
	360	●	●		●	●	●	●		

金有其他內容					金維諾文中		內容總錄		
香積佛	菩薩行	見阿閦佛	法供養	囑累	年代	窟號	年代	窟號	所在位置
■					魏隋間 3	424	隋	425	前室頂西披
							隋	277	北壁
					魏隋間 4	433	隋	433	後部平頂
國					魏隋間 3	424	隋	425	前室頂西披
					北朝末 1	423	隋	423	後部平頂
	●				北朝末 2	262	隋	262	後部平頂
					隋 7	417	隋	417	西壁龕外南、北側
					隋 5	314	隋	314	西壁龕外南、北側
					隋 6	300	隋	300	西壁龕外南、北側
□					隋 8	419	隋	419	西壁龕外南、北側
●					隋 8	420	隋	420	西壁龕外南、北側
					隋 6	380	隋	380	西壁龕外南、北側
					隋 5	314	隋	314	西壁龕外南、北側
							隋	277	北壁
					隋 10	276	隋	276	西壁龕外南、北側
					隋 11	206	隋	206	西壁龕外南、北側
■					隋唐 13	203	初唐	203	西壁龕外南、北側
					初唐 2	322	初唐	322	西壁龕外南、北側
●					隋唐 12	203	初唐	203	西壁龕外南、北側
●					盛唐 1	68	初唐	68	西壁龕內南、北側
					初唐 1	242	初唐	242	西壁龕內南、北側
●					初唐 5	334	初唐	334	西壁龕內南、北側
☆					初唐 4	341	初唐	341	西壁龕內南、北側
●					初唐 3	342	初唐	342	西壁龕外南、北側
●					盛唐 1	68	初唐	68	西壁龕內南、北側
●	●	●	●		初唐 6	220	初唐	220	東壁門南、北側
●	●	●	●		初唐 8	332	初唐	332	北壁
●	●	●	●		初唐 7	335	初唐	335	北壁
							盛唐	44	前室南壁
☆	●				盛唐 2	103	盛唐	103	東壁
●			●	×	中唐 1	194	盛唐	194	南壁
●					晚唐 5	133	中唐	133	東壁
●	●	●	●		晚唐 8	159	中唐	159	東壁
●	●	●			晚唐 12	359	中唐	359	東壁門南、北側
●	●	●			晚唐 13	360	中唐	360	東壁

年代		內容								
	窟號	佛國	方便	弟子	菩薩	問疾	不思議	觀眾生	佛道	入不二法門
	<b>236</b>	●	●	●	●	●	●	●		
	237	●	●	●		●	●	☆		
	240	●	●			●	●	●		
	<b>186</b>		●			□	●			
	231	●	●			●	●	●		
晚唐	<b>18</b>		●			●	●	●		
	<b>132</b>		●			●		●		
	<b>369</b>	●	●			●	●	●		
	12	●	●			●	●	●		
	85	●	●			●	●	●		
	<b>138</b>	●	●			●	●	●		
	<b>139</b>	●	●			●	●	●		
	<b>1431</b>		●			●				
	156	●	●			●	●	●		
	150	●	●			●	●	●		
	9	●	●	●	●	●	●	●		
	<b>1431</b>		●			●				
	<b>450</b>	●	●			●	●	●		
	<b>139</b>	●	●			●	●	●		
	138	●	●			●	●	●		

本表主要依據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同時參考金維諾〈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與〈敦煌晚期的《維摩變》〉以及《敦煌石窟內容總錄》作成。窟號加粗者代表需進一步蒐集圖片資料。窟號順序原依賀世哲的年代判斷，但其上畫=代表本文將其年代先後移動。金維諾欄中加上數字代表金維諾的年代判斷的先後。☆表示經筆者判讀後增加的內容，×表示無法識讀。

金有其他內容					金維諾文中		內容總錄		
香積佛	菩薩行	見阿閦佛	法供養	囑累	年代	窟號	年代	窟號	所在位置
●		●	●				中唐	236	東壁門南、北側
●	●	●	●		晚唐 10	237	中唐	237	東壁
●	●	●			晚唐 11	240	中唐	240	西壁龕外南、北側
●		●	●		中唐 2	186	中唐	186	南壁
●	●	●			晚唐 9	231	中唐	231	東壁門北
●		●			晚唐 3	18	晚唐	18	東壁門南、北側
					晚唐 15	132	五代	132	東壁
●		●	●		晚唐 14	369	五代	369	東壁
●			●		晚唐 2	12	晚唐	12	東壁門北
●	●	●			五代 1	85	晚唐	85	東壁門北
●	●	●			晚唐 16	138	晚唐	138	東壁門南
●			▲		晚唐 17	139	晚唐	139	東壁
●							晚唐	144	前室西壁門南、北側
●		●			晚唐 7	156	晚唐	156	東壁門北
●	●	●	☆		晚唐 6	150	晚唐	150	南壁
●	●	●	●		晚唐 1	9	晚唐	9	北壁
●							晚唐	141	前室西壁門南、北側
●	●	●			晚唐 6	150	晚唐	150	南壁
●			●		晚唐 17	139	晚唐	139	東壁
●	●	●			晚唐 16	138	晚唐	138	東壁門南
							晚唐	30	東壁

-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 敦煌石窟 經變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8-67。
- 金維諾，〈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文物》2，1959年，頁3-8；〈敦煌晚期的《維摩變》〉，《文物》4，1959年，頁54-60。
-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